

想到托夫勒,怀念新羽西

我首次听闻亚尔温·托夫勒是于1970年读到他的第一本畅销作《未来震惊》。当时我确被这本书所震惊,因为他新颖的见解,他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看法,确有道理。10年之后,他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更是声名大振,并收获“未来学家”的尊称,各地纷纷设立未来学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向董乐山介绍了《第三次浪潮》,由《读书》杂志、三联书店请人译出,出版后在中国也风行一时。

当托夫勒初次问我,他的著作会不会在中国畅销?我就告诉他畅销不成问题,但请不要期望大笔稿费,因为我根据自身那时经验,靠写作赚钱乃是空想。他说他的目的不在稿酬,只要能在广博的中国争取到更多读者,就满足了。果然,《第三次浪潮》在国内出版后,风靡全中国。后来托夫勒寄给我一张国内报道,附笔写道:“您看,凭您老兄一言,在中国掀起如此浪潮,真感谢您!”后来我也不知他获得多少版税。不过我要在这里纠正,国内传说托夫勒乃是由韩素音介绍给中国,并不正确。

托夫勒的所谓社会发展的“三次浪潮”,大概是说,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影响了古代社会;第二次浪潮是17世纪开始至20世纪的工业革命,大大影响了社会与实业。第三次浪潮令世界进入太空时期,电气工程的发展与现代人的聪明才智共同造就了今日的电脑世界;新科技工程让通讯变得迅速简便,让世界缩小成“地球村”。今日回顾,他于1980年的预言果然已于30年内成为现实,今日的“谷歌”、“雅虎”、“苹果”雄踞天下,已故的乔布斯成为被人所崇拜的英雄。

我与托夫勒的相识缘于偶然,一位我们都认识的朋友邀我夫妇去托夫勒在中城一所公寓所设的鸡尾酒会。托夫勒的夫人海蒂与我妻蓓琪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托夫勒曾在《财富》任编辑,海蒂当时是他助手。不久我们就邀他们来我家用饭。那是1982年(托夫勒出生于1928年,比我小了6岁),我的15岁女儿碧雅,也在餐桌旁张罗。托夫勒马上在皮包中抽出两本《第三次浪潮》,当场签名,将一本送给受宠若惊的碧雅。我们此后保持联系,因为托夫勒喜爱中国菜,我们就经常在中城一个中国餐馆用饭,某次看到隔壁坐了保守派杂志《评论》主编诺曼·波霍瑞兹(Norman Podhoretz)夫妇。两位名家显然认识对方是谁,但未打招呼。我当时猜想,一个是新保守派,一个是自由主义者,当然不会交友。

不过到了后来,托夫勒的思想也向右转,2011年总统竞选时,著名的共和党右派金瑞奇参加共和党总统初选,我在报上读到托夫勒竟被聘为金瑞奇顾问的消息,很失望,许多朋友们也不解。

至于想到托夫勒怎么会转到新羽西呢?原来就是在那个托夫勒所设的鸡尾酒会上我初识新羽西。在酒会一群文化界名人中,突然见到一位娇小美丽的中国少女,我大为好奇,相谈后才知她也是海蒂知友,她们在巴黎旅游时相识。羽西与我一见如故,相谈中国情况,我才知道她有意摄制电视节目向西方介绍中国,觉得这个意见极好。羽西当时交友极广,经常开派对招待朋友,我与蓓琪也在被邀之列。1983年初,羽西打电话来,说她正在筹拍一名称“看东方”的电视节目,要我同行相助,她已雇了一个摄影师、录音师、三位女助手(我当时因《天下真小》刚出而小有名气)。我们在中国各地摄影,颇受官民双方欢迎。娇小的羽西在事业上颇有雄心,后来也在化妆品行业取得很大成功,成为美国媒介所称道的“世界最出色的中国女性”。此后我们的关系渐渐疏远,因为她经常外出旅行,她知道我有失眠症,常在信封中寄给我一个飞机上所用的眼罩,让我晓得她经常想到我。不过我好久未收到这样的信封,很怀念她,不知她近来的事业与健康如何?

我的书房取名归一斋,为什么呢?就连自己都不大能够说得清楚了。大概是三十年前吧,我被确诊患有风心病,左心衰的症状已经出现,动不动就喘息,盗汗,甚至呼吸困难,咯血。就这样,我仍然坚持工作了二十多年。工作之余坚持读点书,写点灵性的文字。我的书房建设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个时候,有些想法很奇怪。身体状况不好、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想到退居书房,苟且偷生。我的书房建设似乎有某种远虑的成分,于是常去书店逛逛,买些书回来,像只空窝的燕子,为自己营造一个未来的栖息地、养生处,一个苟延残喘的地方。

这期间,搬过几次家。每回搬家,都被书所累。搬入新居,都要留出一间作为书房。如今住房较宽敞,作为书房的有两间。一间放书,里面六七个书架,都摆满了书。有些书上不了书架,就打

友人邀我去松江某影视基地,我有犹豫。说实话,对影视基地之类的景点我并无好感。有一年到浙江某地一个很有名的影视城,见那里连许多树都是假的,树干是水泥的,涂成褐色,染绿的树叶不知是用塑料还是某种化学纤维所制,一到夜晚便在光怪陆离中搔首弄姿,蒙骗不明真相者。回来后,发誓再不去那里。

我不知松江这个影视基地如何,只是因为想会会多年未见的文坛朋友,便答应前往。到了那里,印象比预期的好。至少这个影视基地的树木花草全是真的。正逢春暖花开季节,桃红柳绿,姹紫嫣红,景色还真不错。更让我反感的是那里谢绝游客,没有卖门票以此招徕游客的主观故意。它纯粹是为影视剧的拍摄提供场地、实景,况且那里也确实拍摄了许多有点影响的影视剧,如《天下无双》《铁齿铜牙纪晓岚》《投名状》《叶问》《十月围城》《霍元甲》等。一些实景如因为《十月围城》按1:1比例建造的1905年香港中环,确实还不算马虎,让我与文友们都乐意在那里合影留念。有一些景观,如江南水乡沿河而筑的仿古建筑,因为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旧屋都被拆毁得所剩无几,今见之,虽明知不真,也觉得几分亲近。

栀子花是故乡岳阳的市花,岳阳湖泊遍及,潮润多雨,非常适合喜阴爱潮的栀子花的生长。《史记》中曾记载“千亩萸茜”,花开时节,望如积雪,香闻百里。花绽苞后

写:“夜深摘伴枕边,出外发中斜插。”有一股甜蜜的温情。其实这采摘栀子簪于鬓角为饰的风俗早在宋代就有了,宋诗人李石有清丽曼妙的诗为证:“芙蓉衫子藕花纱。戴一枝,薤卜花。”薤卜是栀子

一庭栀子香

贺学宁文/图

结出倒卵形且有棱的绿色果实,像一只注满美酒的酒杯,因其恰似古时的酒杯“卮”,故得“卮子”之名,今“栀子”即由“卮子”转化而来。想来,不仅它的形同酒杯,醇厚浓郁的清香也如陈年美酒般醉人。栀子品种颇多,故乡多是大花栀子,俗称荷花栀子,六瓣,三重。还有小朵单瓣的也是六出,比如水栀子

引自天竺,明代陈淳诗云:“薤卜含妙香,来自天竺国。”因它来自佛地,与佛有缘,故被人称为禅客,禅友,宋代王十朋有诗:“禅友何时到,远从篋舍园。妙香通鼻观,应悟佛根源。”有次听友人说栀子花在广东被称为“禅花”,后来才知道其实是“蝉花”,或许在漫漫时光流转的旅程中,同音的蝉渐而行衍成了蝉,也想必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也正是蝉声阵阵之时吧。

栀子花被称为禅客、禅友,也意在赏花者心清意雅,故诗书画里出现的栀子,都有一股精神上的清冷气。明四家之首的沈周绘有一幅栀子图,幽清素雅,题赋的栀子诗意境也很清美:“雪魄冰花两起清,曲栏深处艳精神。一钩新月风牵影,暗送娇香入画庭。”一钩新月下,曲径通幽的庭院里暗香浮动,牵动了正在画庭作画的画家。许多栀子诗里都有月亮的意象,如宋代女

诗人朱淑真的《水栀子》:“玉质自然无暑意,更宜移就月中看。”这是因为栀子多在夜间盛开,沾染了月的灵气。从冬季开始孕育花苞,直到来年初夏才徐徐绽放,看似不经意地绽放,实是历经了漫长的努力与坚持,故而栀子花的这一生长习性被衍生成为了“持久,坚韧,永恒的爱,一生守候和喜悦”的花语,平凡朴素的外表下,蕴涵的实则是美丽、坚韧而又醇厚的生命本质。“尽日不归处,一庭栀子香。”我想,令人沉醉不知归路的恐怕不仅仅是在庭院里暗自浮动的花的幽香吧。

仓城的穿越

殷慧芬

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古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确实实是旧时遗留,有的还颇有文人底蕴,没有丝毫虚假。

取名“仓城”,是因为此地是明清两代松江府漕粮的重要储藏地,松江大米进贡京城,漕运船队就从这里始发。仓城地区河流纵横交错,“门前连街市,屋后闻槽声”,生动地描绘了古时市河两岸百姓的真实生活。建于明代天启六年、以南北向跨于古市河的大仓桥无疑是这里的标志性历史建筑,全长五十余米,五孔拱型,为上海地区所罕见。明代松江书画大家董其昌曾作《西仓桥记》,称“蓄风气,壮瞻视,莫此为伟”,对其赞美不已。古时沿河而筑的民宅、店铺,如今仍

在。著名的有杜氏雕花楼、费驛宅等。杜氏雕花楼是晚清至民国的建筑,现存四进,前两进为清代老楼,第三进是民国时翻建的新楼,据说还是时任松江区长杜怡清的婚房。此楼中西建筑装饰,如今虽显面目颓败,但其中的雕花门窗依然存留着昔日风雅的旧韵。

走在仓城的窄路上、市河畔,旧屋的破败、古桥的沧桑斑驳不时入我眼帘,它虽不再华丽崭新,却真实无比。这里有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的原住民,有老人们抹不去的甜酸苦辣的记忆,有虽然今已面目不堪过去却显赫的旧宅,有历经几百年却依然傲视河流日夜奔涌的大桥……正是这一切,让我对这块土地似曾相识而又充满情愫。

从新建的布景似的影视场地,到饱经沧桑的仓城旧地,我完成了一次时空穿越,那是今古之间的穿越,更是虚拟与真实之间穿越。得知松江区正式全面启动“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性建设”,可喜可贺。但愿在“保护性建设”中千万不要失去仓城原本的真。如果没有了本真,那具有悠远历史的仓城与表象美丽却虚假的影视基地有什么区别呢?

草亭散曲

王养浩

晚秋

连日秋高气爽,笑声朗朗。疑似春光造访,百花放。翠鸟唱,菊花黄,丹桂香。梦里黛玉寻芳,叹秋凉。

霜降

叶落知秋尽,霜降言冬近。山月冷冷四野静,石阶晨似银。相邀寒江钓雪,渔歌低吟,红梅倒影。

立冬

看否,看否,花败凋零零四周,天寒难觅鸟歇。林间白首竞走,竞走,竞走,风卷残云前头。



“于是,他向我重复一遍,很慢,语气非常郑重:‘劳驾……给我画一只绵羊……’”

如果那个谜太强烈地打动你,你是不敢拒绝的。尽管在我看来,身处远离人烟上千英里的荒漠之中,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件事简直是荒唐透顶,但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一支钢笔。

读到这里,忍不住要停下来思考:“《小王子》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打动你的谜

(马来西亚)朵拉

生命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谜,我们生活着,一边在日子里不断地苦苦思索、探寻,为了要尽快地揭开谜底。

尽快,因为大多数人不喜欢长时间陷在谜语里,太久无法解答,仿佛显示自己无限愚笨。

最想揭开的谜语也许是:人生是苦痛还是欢乐呢?每个人努力解开的是自己生命的谜。那是一个个不同的个案,谁也无法替谁说明。

不要去追究别人的谜底,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好奇和多事,尤其是自己的谜语是什么都还了解不透彻的时候。

品尝生命的味道,究竟是甜酸或者苦辣?谜底在自己的舌头底下。

在沙漠中,一片荒凉,千里黄沙,画一只绵羊,干什么呢?多么诱惑人的谜,怎么拒绝得了呢?

听话地,拿出纸和笔,乖乖地画吧。合上书页的时候,仍然想不透,谜底到底是什么?

但是,书页合上,一切已经无所谓了。

我是联合瓣膜病变,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瓣闭锁不全,三尖瓣还有严重返流。要手术,得置换两个人工瓣膜,修复一个瓣膜。手术难度比较大,风险比较高,那时的手术成功率还不能令人满意。

考虑再三,我没有接受手术治疗,而是采取保守疗法,看中医,吃中药,并且逐步减少工作量。过了几年,不得已,我就病休在家了。歇在家里,心却安不下来,东想西想的,情绪也比较低落。我用毛笔将“归一”写成大字,贴在书房里,用来规劝自己,让自己安静下来。

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方法,就是去读自己想读的书,去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几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前年,我出现肺部积水、下肢浮肿、房颤等比较严重的心衰症状,在医生的劝说下,接受

了手术治疗,置换了两个人工瓣膜,修复了一个瓣膜,消除了房颤。手术做得很成功。

手术做过了,健康状况改善了,还要不要归一呢?当然,归一还是要的,一辈子都要。

归一,是一种境界。先让复杂变成简单,九九归一嘛。再从简单处生发出去,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苦瓜和尚在《画语录》中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书房,乃我立之地。要我立就得健康地活着。活着不也是众有之本吗?

十日谈

我的书房

两个书房,是两个女人爱我助我的地方。

